

电影文学剧本

小兵张嘎

徐光耀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5.7

内 容 说 明

这个剧本的故事是叙述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白洋淀地区，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张嘎参加八路军，对敌进行斗争的故事。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张嘎和他的奶奶把一位受了伤的八路军侦察排长钟亮隐藏起来。敌人进行残酷的扫荡，张嘎的奶奶被敌人杀害，钟亮也被抓去。张嘎仇恨已极，参加了八路军。通过革命大家庭的教育和在历次对敌作战中得到了锻炼，张嘎终于成为一个坚强而有觉悟的革命小战士。

小 兵 张 嘎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化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frac{7}{8}$ 插页2

1978年10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统一书号：10061·279

定价：0.29元

故事发生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一带，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1943年。

临风摇曳着一丛芦苇。天上几朵洁净的白云。水鸟和草虫的鸣吟很清脆地响着。是白洋淀的春末夏初时节。

从疏密相间的芦苇丛望过去，清亮亮一湾淀水。岸上有小树，有青草，水里有浮萍，有几片才出水的半卷的荷叶。再向远望，几株杨柳，几间草房，一座小院落，一条长堤从草房后面弯弯曲曲地伸展过去。是的，这就是白洋淀一个小水庄子的一角，那墙上分明写着“爱护村鬼不灵”。是这村庄的名字。

突然，在堤岸的尽头，森森然出现了一座兀立的岗楼。岗楼上插着日本旗子。岗楼下是封锁沟、鹿砦、电线杆子。……

在芦苇丛中，有一颗小孩的头探出来，头上和颈下披戴着苇子和树叶做成的伪装，好像扮着戏曲中的山大王。他神秘地向远处窥伺着，探视着。

这是个给人一看就立刻会喜欢上的孩子。那灵活的眼睛和富于表情的嘴巴，使他脸上充满了嘎气。倘若他那小舌头在牙缝里逗上一逗，小心啊，他可要出什么鬼道道儿了。是的，这是个顽皮的、机灵的、迷人的孩子，是我们常爱亲切地叫他“小家伙”的那种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小主人公，名叫张嘎子，年纪约在十二、三岁之间。

在长堤的又一面，在歪歪斜斜的柳树下，贴着水边，有一排黑影偷偷地摸过来。他们戴的仿佛是钢盔，挟的仿佛是枪。碎土给他们踩落在水里，溅起一圈圈的涟漪。

这排黑影钻过树丛，踏着青草，沿着堤岸，拨开芦苇，跨着威胁的步伐，搜索前进。

张嘎子灵敏地发现了那排黑影的偷袭企图，他轻轻地转移了阵地，躲进芦苇深处去了。

那排黑影逼近来。但是，张嘎子突然从他们背后跳出：“站住！举起手来！”

黑影们尴尬地散开，于是传来一阵大笑。黑影们掀掉自己头上的“钢盔”，原来是一群孩子们在玩游戏。

张嘎子招手让他们整队，打算重新操练一个节目。孩子们排起队来，张嘎子发出了“立正”口令。然而，传来一声压抑着的喊声：“嘎子！”

从长堤上来了一个老头儿。他五十左右，草帽下闪着一双紧张然而又生恐惊吓了这群孩子的眼睛，手里提着一串儿粽子。

小嘎子向孩子们摆摆手，示意暂停，独自跑到老头儿跟前：“纯刚大伯，有什么信儿吗？”

“你听着，”纯刚压低声音说，“城里的鬼子正备马呢，说不定又要‘扫荡’过来，快回去告诉你奶奶和老锺叔，小心点！”

“又是吓唬着我玩儿吧？我不信！天都快黑了。”

“真的。……”

“嗯？……”小嘎子望着天色，仍是半信半疑的。纯刚把粽子分给小嘎子一半：“去，给你奶奶和老锺，让他们过个五月端午。”小嘎子高兴地接过粽子向村边草房一望，便撒腿跑了过去。

二

靠村边的一个小院。从栅栏门进去只有三间小北屋，东墙上靠着一排苇个子，东南角有一棵小枣树。这就是小嘎子的家，虽然贫穷，却并不显得冷落。

在北屋的窗下，张老奶奶靠窗坐着，正在用鸡头米往窗纸上粘出一个大公鸡和一个蝎子互相争斗的花样来。她，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脊背佝偻，心慈面善而老态龙钟。天气热上来了，她额头上隐隐冒着汗，仍做得那么专心。陪伴着她的，还有墙上的一幅中堂，画的是“和合二仙”，笑容可掬地迎着人们的目光。

一阵紧促的脚步声传了来。老奶奶吃了一惊，慌乱

了。脚步声一直冲进屋子。单布门帘往里一鼓，小嘎子从下面霍地钻了进来。

“奶奶！”

“怎么？……”

“一条长虫转砖堆，转了砖堆钻砖堆。你说说，你说得上来吗？”

老奶奶喘一口气，直瞪着他：“小祖宗，你把奶奶给吓煞了。又不是鬼子来了，跑什么？”

小嘎子一下觉出自己的错误，忙将身子往下一蹲，把脑袋歪在炕沿上，眼里闪着讨饶的神色，咪嘻咪嘻笑了起来。

“这么大了，光知道玩！要是误了听动静儿，看我不拧你的脸。你就疯吧！”

“嘿，奶奶！”小嘎子站起来，把那串粽子举得高高的，“纯刚大伯给你和老锺叔过五月端午的。”

老奶奶撇了嘴只是看着他，小嘎子把粽子往凳子上一放，躺在炕上一滚，就滚到老奶奶跟前去了：“奶奶，下一回我慢慢、慢慢往里走，跟小猫似的，横是行了吧？”

老奶奶还想再怗他一怗，硬是绷住脸，不笑。

小嘎子仰着颧儿，把脑袋枕上老奶奶的腿去，央告说：“奶奶，不许生气，气坏了身子谁还疼我这嘎子啊！……”

老奶奶被感动了，一把抱他起来，杵他一指头，笑着

说：“把奶奶气坏了倒不要紧，要误了给你老锺叔放哨，那就毁了！……”

一句话把嘎子提醒，“哎呀”一声说：“你看，我都忘了，刚才纯刚大伯让我告诉你，城里的鬼子备马呢，叫老锺叔准备着点儿！”

“你看你！……”

“不要紧，奶奶，你想啊，马比人快，鬼子要来，早赶到纯刚大伯前头了。再说天都快黑了，他就不怕八路军打他的伏击？……”

“我说你还不快去看看老锺叔！……”

小嘎子一听赶忙往外跑，一面喊着说：“知道啦，小嘎子听话！……”

三

张嘎子从北屋跑出来，跑到东墙那排屏风似的苇个子跟前，把一个苇子搬开，从缝里钻进去，再把苇个子原封放好，依然一排屏风。

隔墙是一个猪圈，猪圈的炕上有一堆豆秸。豆秸忽然动起来，拨开了，墙上是一个三尺来高的洞口，小嘎子就从那洞里钻出来。

他跳出猪圈，来到另一层院子。座北朝南有三大间瓦房，门上悬一匾额，写着“韩家祠堂”。满地都是青蒿和野草，荒凉得像一座古庙。祠堂东厢还有一间小草房，窗

户都用土坯砌了起来。张嘎子悄悄走过去，轻轻推那草房的独扇小门。

小独扇门给推开了。光线射进屋子，在地下的烂草和破席上，坐着地区队的侦察排长锺亮同志，他是在这儿养病的，此刻，正用短把镰削着什么。他身旁还放着两枚手榴弹。

小嘎子喜孜孜地吐着小舌头，走近了老锺叔跟前。突然，他高兴得跳起来了，他发现原来老锺叔削的是一把木头手枪。

“哎呀呀，叫我可怎么谢你吧？”小嘎子把手枪抢在手里。

手枪确实削得很漂亮，木柄上装着一颗金光灿灿的子弹壳，衬着柄儿上的片片鱼鳞，真像一支维妙维肖的“张嘴等”呢。小嘎子把它捧在手里，兴奋得脸全红了。

“你当着这是给你的吗？”老锺逗他说。

“不给我给谁？”

“给呀——给一个勇敢、坚决的抗日小英雄。”

“他是谁？他在哪儿？”

“你猜。”

小嘎子眼珠儿骨碌一转：“猜着啦！就是我！”说着他把枪往腰里一别，挺着胸脯，“一二一，一二一！”英武地走起正步来。

“嘘！——”老锺指指窗外，制止住他，笑着说：

“那你可要当得起勇敢、坚决的小英雄啊！”

“那是当然！”小嘎子给欣喜情绪激励着，突然抱住老鍾的胳膊，央求道，“老鍾叔，我想跟你当个小侦察员去，要我不？”

老鍾被一股老侦察员的自豪感所激动，他挣扎着立了起来，亲昵地抚摩着嘎子的头顶说：“好嘎子，侦察员人人都能当，不过，要能经得住考验。侦察员不光要胆大、机警、果断，遇见事儿还得沉着。什么叫沉着呢？比方说，天忽隆一下塌下来了，不兴来眨眯眼的！”

“嘎！”

“可最要紧的，是要有革命到底的铁心一颗！”

小嘎子猛然有所醒悟似地：“我知道啦！你说的那个拿笤帚疙瘩就把白脖儿的枪给下了了的罗金保，他就是侦察员吧？”

老鍾笑着点一点头。

小嘎子发狠似地一捶拳头：“咳，什么时候叫我见见这个老罗叔呢？”

“不忙，小嘎子，听我再跟你讲个关于罗金保的故事。……”

“哎呀！”小嘎子欣喜若狂，跪坐在老鍾对面，“你真是个好老鍾叔！”

小嘎子见老鍾正拄着腿往下坐，又忙上前搀他一把。老鍾的故事开始了：“有那么一天，罗金保正跟人说着话

儿，就跟咱俩这样似的，猛古丁‘啪啪’响了两枪！……”

就跟勾了鬼来似的，“啪！啪！”村外真地响了两枪。

老鍾霍地跳起来，把手榴弹抓在手里。一瞬间，他的病弱之态一扫而光，眉目间尽是一派英雄气概。

“啪，啪，啪……”村外又是几枪。随后有马蹄震地和喝人站住的声音。

老鍾把小嘎子一望，低声说：“嘎子，敌人来得可不善啊！……”

四

鬼子、伪军窜进街来。

一部分鬼子抢先上房，控制住了张嘎子家的小院和韩家祠堂。

鍾亮从门缝里看见了对面韩家祠堂房上的鬼子。鬼子们一面弓背前进，一面向远处眺望。

小嘎子也从门缝里看见敌人“压顶”了，一阵战栗通过他的全身：“老鍾叔，还能出去钻地道吗？”

老鍾果断地一挥手：“不行了……不要紧，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他安慰嘎子，“我们就在这儿吧！以前这儿也没有出过事儿啊！”他拽过半截檩条，把小门顶个结实。

外面传来砸门锁的声音：“当！当！当！”

小嘎子显出乍经风险的木然神情。

“别怕，嘎子！全有我呢！”

“当！当！……”在张奶奶小院的相反方向，大街的一头，两个“白脖”正在砸韩家祠堂大门上的铃铛大锁。突然，“嘩唧”一声，锁被砸开了。“白脖”们破门而入。

“白脖”来到了老锺的小屋外，见门闭着，上去推，发现里面顶着。

“噢，有人！”他们立刻拉枪填弹，如临大敌，分成左右，把小门儿牢牢把住。

“出来！……”

“出来！开枪啦！”“鏜”地踹去一脚。

小门豁唧唧猛烈地响着，土从上面簌簌地落下。

小嘎子打了个寒噤。老锺一把攥住他的胳膊，把那张短把镰递在他手里，用手势指示他：敌人敢进来，就拿镰揍他！小嘎子从老锺叔眼里看见了对自己的信任和鼓舞，胆子不觉一壮，就攥紧短把镰，守在门后，脸上出现了迎敌的神气。

“鏜！”外面又是一脚，好像就踹在了老锺的头上，土喇一下落了他一头一脸。可是，老锺叔只眨一眨眼睛，把睫毛上的灰尘抖掉就算了，全身纹丝儿不动。

“别装蒜！快给我滚出来！我看见你啦！”

老锺好像钢打铁铸似的，巍然站在门后。小嘎子望一望他，钦佩地点着头，那神气仿佛说：“这才是好样儿的！”

便学着他的样子，把自己的姿势调整了一下。

“咕咚”一声，“白脖”们转而向窗户进攻了。他们用砖头从窗户上边的孔眼里打进屋来。紧接又是一块，老锺用眼示意小嘎子注意着小门，自己轻悄悄沿墙蹭过去，守住窗户。

“咔嚓”一声，窗棱子断掉一根，一块砖头在老锺额前飞过。接着有刺刀从窗外戳进来，明晃晃地在老锺眼前晃着。可是，老锺大气儿不出，眼光灼灼，就像正待捕鼠的猫儿。

外面一边喝着，开始一块一块撬下在窗上砌着的土坯，已经在那儿撬成了一个窟窿。

窗外，一个“白脖”蹬着另一个“白脖”的肩膀，二人搭做“两层楼”，正在向窗上那个窟窿爬。上头的“白脖”爬近窟窿，就从断了窗棱子的地方，伸长脖子，把脑袋钻了进去。

“白脖”的脑袋一边从窟窿上往里钻着，一边瞪圆眼睛，往黑暗里探视。

就在窟窿口，老锺高高地举着手榴弹，正等待着那个就要钻进来的脑袋。

小嘎子紧张得停住了呼吸。

给踩在脚底下的“白脖”问：“看见了吗？”

“黑忽忽的。……”

“小心叫里头给你一家伙啊，万一是个地道口呢。”

“地道口？”上头的“白脖”忽然害怕了。他的腿刚一哆嗦，就摔下地来。

“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再叫俩人来！”那家伙撒腿往外跑。

“看你胆小的！真没有骨头！”可是，这一个也跟着跑出去了。

五

锤亮把小门打开一道缝，先看看房上，没有敌人；再看看院里，也没有敌人了。他把手向小嘎子一招，说声“快”，就跳出小屋，小嘎子紧随着他。二人跳入猪圈，拨开豆秸，从窟窿里钻过墙去。小嘎子又回身用豆秸把窟窿堵好。

锤亮和小嘎子正在苇个子和墙形成的小过道中往前爬。

猛然间听见老奶奶屋里传来鬼子问话的声音，夹杂着一件件敲碎家具的声响。老锤急忙停住。

“……你的话我不懂，我是个穷老婆子……”张奶奶的声音。

鬼子“嘟噜嘟噜”的声音，威胁里夹着嬉戏。

老锤谛听着，之后，轻轻爬到苇个子的南头。这儿有

一棵小枣树，老锺由树叶影着向栅栏门外望去。门外不远，便是一片苇塘，苇子密得像一道墙。一股旋风吹过，把苇尖儿拧得团团打转。

隔墙，韩家祠堂又人声嚷嚷，显然进去了大群的敌人。

老锺头上汗津津的，他转过身，隔墙看去。

隔院小东屋，正有四五个“白脖”钻进去。院子里还有三四个，都端了枪，仗着胆子，警惕地搜索着。

老锺向苇排里招招手，小嘎子便也爬过来。他居然向老锺叔呲着小牙笑了一笑，那意思说：“你看，我现在已经很沉着了！”可是老锺把他一拉，咬牙说：“嘎子，这地方不能长呆，听我说：我把这两个手榴弹摔到东院去，一响，北屋的鬼子必然往外跑，等他们跑光了，咱们就趁空儿钻那苇塘！……”

“嗯！”

“不过，得我先跑，要是没出事儿，你再跑，啊？”

小嘎子眼珠转了两转：“老锺叔，还是我先跑吧，我是小孩，就给他们逮住了也不要紧！”

“不，你不知道，鬼子们的心可黑呢！”

“哪——”

“别说了，就这么办！”老锺已经把手榴弹的弦套上手指，站起来，嗖嗖两声，投到东院去，随即一蹲身子，同小嘎子退到苇子中间去。

“轰！轰！”东院里烟尘飞起，土块喇啦啦直落到苇子上来。一片跌撞奔窜和嘶嚎的声音。

北屋里“哇呀”一声，有三个鬼子跳出来，奔窜着出了院子，跑出栅栏门去了。

老锺给小嘎子打个手势，先跑到栅栏门后，略一张望，便飞奔出去，转眼间便钻进了苇塘。

小嘎子也学着老锺的样儿，跳出去，在栅栏门后往两边一瞧，见没有人，撒丫子往外就窜。他刚刚跨出几步，就听见一声吆喝：“站住！”

小嘎子一回头，吃了一惊，站住了。

三四个“白脖”正打房子拐角处闪出来。前头两个已经瞄着枪，就要追上来了。后头又闪出五六个来。他们向老锺才钻进去的苇塘搜索前进着。

小嘎子愣一愣，一翻身，直冲着敌人跑过去，一面惊惶惶地喊道：“老总老总，那边响了俩地雷！”

“白脖”们吓得炸了团儿：“地雷？在哪儿？”

“那边，祠堂里头！我领你们看看去！”小嘎子想把他们赶快引开。

“那边响地雷，你跑什么？是你放的吧？”一个獐头鼠目的瘦长条“白脖”用枪杵他一下说。

小嘎子一挺脖梗儿：“别诬赖好人，我才没有放呢！”

“嚯，你他妈还挺硬啊！”又一个“白脖”吼起来，“天生他妈的小八路，把他看起来！”

“走！”瘦长条揪他一枪把，押他奔了韩家大院。

六

韩家大院。“村公所”和敌军指挥部都在这里。葡萄架下，一伙敌伪军官，以日军大队长肥田为中心，围桌坐着喝酒，几个“村公所”的人团团转着应酬，其中也有纯刚大伯。靠墙的另一半院子，站着被催赶来的百十个群众。在他们面前，捆绑着三四个人，正给一伙伪军按在地上拷打。吆喝声、呻吟声、狂笑声、狗吠声，组成刺耳的一片。

纯刚大伯一见小嘎子被押了进来，暗暗一惊。

突然，村外又爆发了一阵枪声，敌伪军忽隆跑出去一大半。小嘎子和纯刚大伯惊异地朝大门外望着，他们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瘦长条把小嘎子逼到墙根下去。小嘎子心神不定地靠在墙边，下意识地抚弄着身旁一条大黄狗。那狗很友爱地舔他的手，摇尾巴，向他乞怜。

小嘎子频频地偷眼瞅着门外。

皮靴声、人声渐近。小嘎子紧张地朝外望着，突然耸起了身子。

一群鬼子涌进大院，押着一个血淋淋的人进来，正是锤亮。

一个军官凑到肥田一郎耳边说了些什么，肥田一郎跳

起来，刻毒地笑着。

老锺给几把刺刀逼着，倒剪双手，迈着堂堂大步来到群众面前。

小嘎子撇着嘴，眼泪像泉水似地流着。

肥田一郎跳到老锺面前。他是那么傲慢而轻狂，简直就是一切的主宰。他十分得意地朝群众扫了一眼，指指老锺，好像老锺就是他掌上的玩物，用一种蔑视的口吻说：

“他的，八路！”突然又回过身来，凑到老锺面前，点着他：“八路，八路……告诉我，他们（指群众）谁是八路？”

锺亮微笑着，像看着一个可笑的玩物似的，只不说话。

“说！谁是八路！”肥田一郎突然大吼。

出人意外的宏亮、庄严、肯定：“全中国人都是八路！”

“嗯？”肥田一郎拔出手枪，就在老锺眼下把子弹顶上膛，对准他的脑门：“都是八路？”

小嘎子直瞪着眼睛瞧着，眼泪都干了。

老锺直视着肥田的眼睛，笑微微地：“我不是小孩子！”

肥田咬着牙，压一压自己的感情，突然转对群众，他要嘲笑一下老锺的话。他拉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你是八路？”猛劲刮他的鼻子。又拉住一个妇女：“你是八